

龍口文史資料

第三輯



龙口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山东省龙口市委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1993.8

封面题字：山之南

封面设计：林久江

龙口文史资料

第三辑

203×140毫米 80千字

印数 1—1500

山东龙口印刷总厂印刷

222.3

目 录

丁佛言传略·····	汤漪斐予 (1)
张殿邦和邹耀庭轶事·····	张景云 口述 (6)
	邹志静 记录
我的伯父赵梦园·····	赵 君 (12)
仓谷箕藏与辛亥革命·····	刘晓焕 (15)
忆先父牟克全·····	牟中瑾 (21)
第一位走向解放区的大学校长·····	常 城 (29)
	苑宏光
先父经历简介·····	赵鹏振 (52)
回忆仲济翰先生·····	朱良耕 (60)
日军侵黄初期汉奸组织之内证·····	郑 毅 (64)
我被张拙夫挟持的一段经历·····	戚勃然 (71)
张拙夫与他的“县党部”·····	张淳然 (81)
为《贾君放同志》补记·····	戚勃然 (95)
丁氏家族情况点滴·····	栾培超 (100)

丁家花园·····	栾培超(106)
黄县县库收得古物碑帖书画图籍述略	
·····	杜明甫(109)
山东油泵油嘴厂史略·····	于周开 口述(113)
	于 新 记录
“无极会”见闻点滴·····	慕半农(120)
六合螳螂六代传人赵乾一·····	赵金德(133)
解放战争时期办学的若干情况·····	田 丹(148)
关于黄县中学和龙口中学的一些情况	
·····	赵育之(159)
袁义亭与经正小学·····	袁 磊(165)
海云禅寺见闻·····	徐士钦(174)

丁佛言传略

汤漪斐子

黄县丁佛言、世峰，盖今之古人也。少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习政治经济。归充本省教授，颇著声誉。

元年时，为临时参议院议员。与予为同事。时余杭先生为改组共和党事至京，颇不以杨翼之、陈叔通诸人为然，独与佛言与予颇信之。改组共和党既成，佛言即有协进阴谋民主跋扈之说。未几又改组进步党，予与佛言均脱离矣。

至民二时，党中议选议长，因张君溥泉辞职，项城（袁世凯）意欲以王揖唐应选。而党中开全院会议时，则一改举佛言以应。乃佛言竟力辞不受，因改举王幼山君。其实佛言既愿充议员，岂不愿为议长。不过以袁意既有所属，则此后必事事禀承其意以为之，非其所愿也。不承袁意以为之，则非其所能也！故辞而不受。佛言素性伉爽，有一介不与一介不取之概。而喜为纵横家言，但其胆甚

怯，尝不愿自为之。

迨项城毙后，予以孙君伯兰商于黄陂（黎元洪），延为府中秘书长，颇与哈云裳、黎绍平接近。初伯兰与云裳颇主去段，而佛言意不谓然也。因济宁靳云鹏寄宿段宅，佛言特与靳商黎、段合作之谋。卒之靳为徐树铮所扼，佛言知意不能行，而黎之处境甚险，因辞秘书长职。

适鄂人饶汉祥等亦阴谋反丁，佛言曾为予言，谓非去不可，但恐予去而黎亦不能留，此则私心耿耿耳！

未几，果酿复辟之变。自此，佛言遂归乡去，专心于八法及印章之学，精湛奥博，有独步海内之概矣。时曾两次南游，一寓上海予家，以联邦省宪之说，进于中山先生，时先生将定期入粤，予偕之见于环龙路。佛言请先生入粤，以省宪为天下倡。而先生则谓汝等何不从予革命乎！两人之说，各格格不入，遂赴杭州见卢子嘉而归。

至民十，黎再复职，佛言亦再入京，就议席。未几，直系逐黎事发，吴景濂、马骥等阴联曹錕以废黎。当黎离京之日，两院联合会议决解黎职时，予即晚遂提抗议，并辞职。时予寓北京东方饭店。

佛言于是晚过予处，予方草抗议书未脱稿，佛言即签名稿末，约同出名发表，且谓予曰：明晨当乘木船回里，此后不复列议席矣，诸公好为之！能存廉耻（指贿选而言）于千百，国家事犹可为也。此后即卖书于胶东，不复与面者数年。盖其时曹锟已决意贿选，故佛言语及之耳。

民十八，予奉命接收济南。事毕，知佛言以避张宗昌之难，居大连，因以一电约里历下。未几得其手书，详为予论致政之道数事：（一）谓中国幅员广大，非行联邦之法，必不能统一；（二）谓东方传统在精神，西方之传统为物质，今由精神而返之物质，但能求合理之物质化，去不合理之精神化，若舍其一而求其一，均未见其可也；（三）谓中国之习于儒化，已数千年，儒治之在社会，根基极深，虽人未必尽读书，而儒化之传染则如故也，此时为安定社会计，绝不可尽弃儒公予。嘱予以此三义宣之报纸。而予于联邦之说，向不甚信之，因与辩论数次。于后二义，则以为致治必由之道。盖致治而不循现有之环境，因病废药，是徒劳而无益也。欲治今日之中国者，其能外此乎！

佛言于初元时，主亚细亚报笔政，即后日所传

臣记者薛大可所办之报也。其时薛尚为忠实之共和记者，故佛言为主笔政，后此则割席矣。其为文喜深刻。于梁士诒辈，颜之为交通系；于冯华甫（冯国璋），颜之为直系。诸如此类，皆自佛言作之也。其论北洋派，则谓袁之后，化为皖直二者。皖直之后，吾即不知其所终矣。其深刻而富于论断性，在民初论坛上无偶也。

当洪宪期中，佛言欲乘机以达其联邦之望，曾劝袁改中国为君主联邦，彼为世袭之皇帝，则各省即为世袭之诸侯，中国亦治矣。事后曾以文示予。予曰：今之制，实内重而外轻也。若为君主联邦，则外重而内轻也。内重外轻，则革命在中央；外重内轻，则革命在地方。行公之策，能使今日不革命，不能使后日不革命也。盖内重外轻、内轻外重云云者，即政权分配之义者。此事自古至今，卒未得正当之解决者。吾意解决之道，只有随环境以为变化而已，断无古今可通行之原则也。佛言亦无以难之。

日兵攻取青岛，蹂躏胶东颇甚。未几，反提二十一条以虐我。在交涉未妥时，项城曾招佛言至京，令彼查彼地方实情，印为小册。袁曾与万数千，成

数千册。袁谓不得已，必与日本一战，必将以日兵之蹂躏我地方，告之世界，使人皆知日为无人道、无信义之国也。佛言谓袁果能为此，吾人自当拥之以抗日云。盖佛言平日爱国之情感，最为热烈，而与袁则不疑之者也。

其自处则颇刻苦。当兼为公府秘书长时，仍用一包车，雇俩车夫，丝毫不改常度。初赁西城太平湖小屋，月仅二十金。其夫人自下厨房。某日吾过访之，佛言问予，君见门外为何如人？吾告之，仅见一朴素而半老之夫人也。佛言曰：是即吾内人耳。吾初疑为仆妇，继乃知其夫人无以异于仆妇也。其刻苦有如此。年过五十而无子，其兄弟三人均无后。其兄乃强为之买一妾，终亦未育。未几其夫人先亡，其兄乃为续弦于乡里之山姓女，非其本意也，卒亦未育。在京时稍有蓄积，初买察院胡同一旧小屋，继又与人合开一米铺。曹锟与张作霖战争时，曾捕之下狱，嗣为友人保释，居于北京，以鬻书为生。妻妾间时有勃谿。竟于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归道山矣。

张殿邦和邹耀庭轶事

张景云口述 邹志静记录

我叫张景云，今年九十一岁，是同盟会员张殿邦(字彦忱)的女儿、辛亥革命烈士、同盟会员邹耀庭的儿媳。辛亥革命那年我十二岁，现仅就我所忆及的有关二老的轶事口述如下。

在我六岁那年春天，父亲整天不在家，母亲说他在外边闹革命，村里人有的背地里“嘁嘁喳喳”管他叫革命党。有一天徐子鉴（是我四姨的叔公公，系同盟会山东主盟）约我父亲等人秘密开会，好长时间未回来。我母亲在家里等他，坐卧不安，心里非常着急，就怕他们被清兵捉去。清明节前一天，父亲和张静斋（我叔伯哥哥）、徐子鉴，还有一个日本人，骑着马到我家来了。进了家门父亲顾不上和母亲说几句话，就到客屋里四人关上门秘密商谈革命大事，我母亲忙着给他们做饭吃。当天夜里吃过饭后，父亲就把他们送走了。第二天，我母

亲要给我和叔伯妹妹（张静斋的妹妹）缠足，说都六、七岁了再不缠骨头都硬了。我们吵闹着不肯缠脚。这时父亲从外边进来了，正好碰上，父亲对母亲说：“不要给她们包脚了，大女儿、二女儿和你也得放脚，好好的脚缠得不能走路，什么事也干不成。”母亲为难地说：“她们不包脚，我还要放脚，别人要说闲话的。”这时父亲便严肃地对我们说：“父亲在闹革命，你们也要和我一起干，女人放足，男人剪辫子都是革命呀，女人包脚走起路来扭扭歪歪，男人头顶拖着大辫子怎么闹革命？”听了父亲的话，当天夜里我的两个姐姐和母亲都放足了，家里的男孩子也都剪掉了小辫子，我和叔伯妹妹也免遭缠足的痛苦。打这以后，我们家男孩子没辫子、女孩子是大脚板，在黄县西北乡出了名。我结婚以后在黄县城里也是小见的大脚板女人，人们见了背后喊我“机机板”。

我父亲经常在外面从事革命活动，每次回到家里，就有好多村里人到家里看他，这时他总是忙着向村里人讲革命道理，叫村里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我记得父亲是洼里村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

在我七岁那年，父亲办起了洼里女子学校，校

址就设在我们家厢房里，墙上挂上了大黑板。我家的桌椅、板凳都搬进去当了课桌课椅。他从招远请来了一个女老师任课，后来这位女老师因病回家了，父亲又从村里请了一位姓姜的老师教课。我姐妹三四个，有叔伯妹妹张淑真，张静斋的爱人陈玉良，还有和我父亲在一起闹革命的孙步清等人的女儿以及村里、邻村追求学习的女孩子，二、三十人都成了学生，最小的七、八岁，最大的十七、八岁。记得有好些是外乡人，大都是些参加革命活动人的后代，都吃、住在我们家里，我母亲为她们做饭吃。父亲为人直爽，非常同情和关心民众的疾苦。对一些家境贫苦的学生，他还无私地出钱出物帮助解决学习用的纸张笔墨甚至生活费用。我在这个学校一直上到高小毕业。这所学校是黄县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后来转成了洼里小学。在当时，这所女校实际上成了宣传革命，培养革命后代的场所。记得那时张静斋、孙步清、徐云卿等人经常以到学校视察为名到我家和父亲一起议论革命的事情。

我十三岁那年，有一天父亲说要给我找婆家。母亲问是那里人，他说是城里邹耀庭家。母亲听后果说：“咱家的闺女不能高攀大户。”父亲说：“不

图他是大户人家，邹耀庭是我和徐云卿的救命恩人。”原来是他们去大连给革命军买枪，在回来的船上被敌人发觉，幸亏邹耀庭和一个日本人做掩护救了他们的命。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父亲要我给邹耀庭做儿媳妇。我母亲一听是一起闹革命的，又是救命恩人，就同意了这门亲事。从此以后，张殿邦和邹耀庭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也成了儿女亲家。开始我一直也没见到这个和我同年的小女婿，直到我二十多岁结婚才第一次见到他。记得父亲常常把我公公参加辛亥革命活动的情况讲给我和家里人听。我公公是个勇士，武功很好，会骑马、射箭，枪法也很好，和徐子鉴、李召南，赵镒斋（我大姐的公公）等人都非常要好，是一个很讲义气，仗义疏财的人。徐子鉴和辛召南去日本留学，因缺少经费，他就慷慨无私地出钱帮助他们。徐子鉴组织谋取登黄时缺少活动经费，他就把自己家中的土地、财产变卖五千多元无私捐赠。我公公还和我父亲一起把自己家的钱拿去办讲习所、办医院，购买书、报，并把自己家当成革命党人转递书、报的交通站。我公公家原是地主兼营商业，很富有。他经常以经济资助革命活动，致使富有的家庭逐渐

衰败。这使他的弟弟邹升道大伤脑筋。

我十四岁那年秋天的一天夜里，父亲突然回到家里，心情十分不好，还有好几个人一起来的，不知在秘密商谈什么大事。第二天大清早就去了黄县城里，又过了几天回来说我公公在天津被袁世凯的密探捉走了，他们正在想方设法营救。过了一个多月，公公就被袁世凯杀害了。父亲悲愤交加，痛骂袁世凯丧尽天良。我结婚以后，我爱人邹仲光告诉我当时有人要我叔公邹升道出两千元钱到北京去救人，我叔公迟疑半天说：我要出钱，就要去卖地，我还要留着给老娘喝糊汤。钱来出，人被杀害了，家里人都埋怨他惜钱丧兄。其实袁世凯为铲除革命党人，即使拿出两千元钱，他也不会放过我公公的。

父亲和我公公是至交。公公被杀害后，邹家的大事都由父亲主动出面帮助办理。记忆犹新的是1936年我公公的遗体迁葬济南千佛山时，我丈夫亲自跑去找父亲商量办理事宜。就连后来我们邹家兄弟三人分家也是由父亲亲自出面主持处理的。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背叛国民政府。父亲便在当地政力于兴办教育事业和县志的研究，以期

培养革命人才，以教育振兴中国。父亲对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要七个女儿都上完小学，有的还上了中学，五个儿子四个送去上大学。他的许多后代都先后参加过或参加了革命。记得我丈夫邹仲光在北京上大学时，父亲经常书信往来对他进行教育，对我和丈夫的影响极深。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关键时刻，因受父辈的影响我们把六个子女送进了革命队伍。大儿子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我丈夫邹仲光说：“我们家里三代人革命，两代人中有牺牲的。”但我们并没有因为失去亲人而放弃革命信念。后来解放战争中又进三个女儿参军参政，抗美援朝又把两个儿子送去参加了志愿军，我们老俩口子也在村里和学校里（我爱人教学）积极参加对革命有益的活动。几十年来，二老的革命精神一直在鼓舞激励着我们。

我的伯父赵梦园

赵 君

我祖父赵蔚坊是清朝的进士，我家旧居就在城关镇黄县政府所在之处，进士第牌坊高挂街门，在黄县城小有名气。

我伯父名叫赵应秦，号梦园。

伯父自幼聪敏过人，学习成绩优异。曾考取“贡生”、“拔贡”。据父亲回忆，当时黄县就只一、二名。

后来到天津读大学，攻读法律（可能是北洋大学，记不准了）。在天津又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回国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极力主张兴办新学，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民主，废除陈规陋习。他兴办了中区小学，亲任校长。在这个学校里除开设语文、数学外，还开设自然课和英语课。他对襄